

六盘山上高峰

放牧心灵

●安建功

于今百草承元化,自古名山待圣人。

在宁夏南、甘肃东、陕西西,以接近南北走向的姿势纵贯着一条狭长山系。它的山道,出了名的曲折、险峻和陡峭,其中有一高峰,必须经过六重盘道,才能登临绝顶——六盘山便以此名世。

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,在众多的山中,六盘山并没有得天独厚,它没有泰山之雄伟、华山之险峻,也没有莽昆仑之横空出世、珠穆朗玛之雄峙天外,更缺少峨眉之秀丽、黄山之烟云、庐山之名瀑。然而,它横亘在关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咽喉上,古语“得关中者得天下”,这里遂成兵家必争之地。历代帝王运筹帷幄之时,莫不把目光向这里聚焦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北出巡边,在固原设坛祭天,并加修秦长城,以固边防;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六次出巡六盘山,最后一次是以近七十岁高龄的抱病之躯;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更是把此处作为军事基地苦心经营,直到在此溘然长逝。

六盘山不仅让帝王注目,也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。李白、杜甫等对此均有吟诵。比如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诗:“渭水迢迢白日静,陇山萧瑟秋高气。”“陇山”即六盘山。李白《塞下曲》中:“兵气天上合,鼓声陇底闻,横行负勇气,一战净妖氛。”“陇底”者,六盘山也。

1935年10月5日,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7000余人和他们的统帅毛泽东抵达六盘山——他们应该是六盘山真正的圣人。从此,六盘山便因为这支队伍的翻越和一阙新词的诞生名扬天下。

在此之前,9月18-23日,这支队伍在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进行了短暂的休整。他们占领了国民党军一个补给基地,缴获颇丰,全军上下都有了底气,每人发大洋一块,改善生活。毛泽东还提出:“大家吃好!和百姓一起吃!”于是,每个连队都忙着杀猪宰羊,还特意摆上几桌酒席,邀请当地老乡赴宴。

经过休整,红军一扫艰苦转战、长途跋涉所带来的疲惫和饥饿,他们蓄势待发,焕然一新;而哈达铺的百姓们则从这样一支队伍中看到了希望,他们欣喜若狂,奔走相告。

在部队开进哈达铺之前,毛泽东找到外号叫“梁大牙”的侦察连长梁



兴初——这位后来带领38军所向披靡的虎将,交代他注意收集“近期和比较近期”的报纸、杂志,搞一些“精神食粮”。梁兴初不负使命,找到了一本《晋阳日报》和《大公报》,上边刊有红25军到达陕北和红26军的活动情况。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好消息。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商量了一下,初步确定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。

第二天,毛泽东说他睡了一个好觉。

部队继续向陕北行进。9月27日,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,毛泽东又获取了一些“精神食粮”,进一步了解了陕北红军的情况。于是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,明确地确定以陕北苏区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大本营,领导全国革命,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。

从榜罗镇往陕北,横亘在红军面前的大山就只有六盘山了。翻越了六盘山,就意味着长征的目的地可望而且可即。想起曾经的湘江血战、千里转战,雪山酷暑、草地沼泽……所以,当红旗在六盘山顶迎风招展的时候,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。

站在山顶的毛泽东,应该和战士们一样,思绪难平;作为红军的一员,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,战士们经历的苦难和危险,他一样也没有落下。而作为红军的统帅,他还有更大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——

红军到哪里去?而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确定,则贯穿了长征的全程。

时间返回到1934年10月,随着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利,红军不得不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。长征之初,红军行进的方向是西进,与活动在湘西由贺龙领导的红2、红6军团会合。

国民党军也看出了红军的意图,在西进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封锁线。经过战斗,红军虽然突破了封锁,渡过

了湘江,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,十万红军锐减至两三万。最为关键的是,前方的道路上,国民党以逸待劳,早早布下了口袋阵。而曾经纵横驰骋、机动灵活的红军,仿佛丢掉了灵魂,行动迟缓,处处掣肘,全军上下笼罩着压抑、悲伤、愤懑的气氛。

面对红军的生死存亡,毛泽东挺身而出,建议放弃原定计划,转兵入黔,扭转危局。
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,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。这次会议从实际上结束了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在全党、全军的统治,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

在这里,历史选择了毛泽东!

接下来,红军四渡赤水、重占遵义、两破娄山关、威逼贵阳、兵临昆明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……在黔滇滇边的崇山峻岭中声东击西,巧妙周旋,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行动,把红军的机动灵活发挥到了极致,红军从此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。

中国革命,从此开启了属于毛泽东的伟大时代!

1935年6月,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当时,日军侵华步伐不断加快,民族矛盾日益加剧。但蒋介石仍旧弹着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老调,步步退让,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,社会矛盾迅速激化。全国处于抗日运动高涨的前夜,形势向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。

中共中央敏感地把握到了这种变化,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,专题研究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。会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,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。

然而,对于这个战略方针,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半信半疑,

发展到后来,向中央发难并到处作梗。事情演变到9月9日,张国焘已经肆无忌惮,下达密电:“南下,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”

毛泽东在得知张国焘的密电后,经过磋商,决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,脱离险境。

仅仅过了两个来月,会师联欢时的欢声笑语犹在耳,同一面军旗下的队伍就这样分道扬镳了。大自然的险山恶水,国民党的飞机大炮,均不能打垮这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队伍,阻挡不了他们永远向前的脚步。然而,自己队伍中的分裂行为,却差一点就让革命夭折在这长征的中途。

这是党和红军长征以来所经历的最为惊心动魄、最为凶险的一幕。

9月12日,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,通过了《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》。会议确定:继续坚持北上方针,创建根据地,发展革命战争。

9月17日晨,红军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,攻克了天险腊子口,18日,进驻哈达铺。由此,红军走出了川西北的苦寒之地,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,成功摆脱了险境。得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好消息,红军又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和整编,毛泽东两个多月来的忧郁心情一扫而光。

我们可以想象,站在六盘山顶的毛泽东,一定联想到了南方的井冈山。那里是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,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,也是长征的出发地。在那里,他发出了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的伟大预言,他预言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——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个婴儿。

我们可以想象,站在六盘山顶的毛泽东,一定豪情爆棚,长征就要胜利结束了,他应该看到了那只航船的桅杆,那轮光芒四射的朝日,感受到了那个婴儿的躁动。于是,他再次以革命家的激情与豪迈,以诗人的浪漫与情怀,举千钧之力,运如椽之笔,写下又一首关于长征的不朽诗篇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:

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,屈指行程二万。

六盘山上高峰,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,何时缚住苍龙?

我的高铁梦

●陈华



脑子里猛然间蹦出几句话来,于是随手记下:先进从落后起步,富裕从贫穷开始,强大从弱小萌生。时间是系数,科技是乘数,思维是动力。社会进步的音符里,跳动的是前人与后人的聪明与智慧,劳苦与艰辛。

也许是茶喝多了,也许是想得多了,晚上翻腾来翻腾去,咋也睡不着。好不容易入睡了,又是胡梦连天。陈谷子烂糠的往年旧事,与现实纠缠在一起,剪不断,理还乱,弄了一个冬眠不觉晓。

我生在新社会,长在红旗下,与共和国一同成长。但是,我的儿时,哪儿见过汽车、火车?我记事的时候,村上有一辆铁牛车,坐一回,美一回,咋也坐不够。驾车的六表伯说,他在许昌见过汽车,那个快呀,一开动,两边的树都朝后摆,抵倒在地上。我们小孩子问他,跑得快,一顿吃多少草?他说,少说也得四五个人割。还有一个表伯,说他见过火车,头上会冒烟,在地上爬着走,比汽车还快,一天几十个人砍柴火,还供不上它烧。

大人们逗小孩儿,其实也是逗自己。大山里的人,可怜又可悲。我曾经跟着大人们,爬到后山明石崖顶上,看过老远处公路上行驶的汽车,时隐时现,隐隐约约。上一年级,老师屋里有个马蹄表,不摸不碰,会嘀嗒作响,觉得神奇得不得了,晚上约几个小伙伴儿窗下偷听。现在说来,能让人笑掉大牙,可这是经历过的实事儿,一生都忘不了。直到上初中以后,我才近距离看见真正的汽车。上中学的地方叫下汤,区政府所在地。区供销社有一辆胶轮大车,隔三岔五往四棵柳供销社送货,回头拉山货。有一次拉货少,赶车的师傅发慈悲,捎一节步行上学的我,让我至今还心存感激。在那时候,坐一回马

车,是何等的享受啊。上小学离家几天,一天来回四趟,全是走。上中学离家二十多里,一星期一个来回,还是走。偶尔看见路上有个自行车,十有八九是邮递员,眼巴巴地羡慕。现在的小学门口,一到放学时间,小车成堆,接龙接凤。孩子不知走滋味,大人只知快步走。

五十年前的一个冬天,我当兵了,从家走二十多里到下汤,在一辆解放牌卡车上集合,拉到鲁山县。第二天拉到许昌上火车,四天四夜,来到四川。往后这几十年,与车结缘,大车小车,汽车火车,飞机轮船,跑天南地北。可是,再也找不到先前坐牛车、坐马车的享受。快了还想快,舒服了还想再舒服。

人啊,就是这样,没饭吃的时候想吃饭,有了饭吃想吃好。没衣裳想衣裳,有了衣裳想品牌。人生有四大样儿,衣食住行。不说城市,现在的农村,没有穿补丁衣裳的,没有饿肚的,草房几乎绝迹,土墙瓦房快成了文物,小车摆成排,路上少行人。就这,还有人不知足,种地靠牛头,照明靠灯头,娱乐靠床头的年代,他们忘了。世人总说,知足常乐,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,往往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也许这就叫欲无止境,欲壑难填。然而,也不能把欲的积极一面缩小,把消极一面无限放大。灾之为祸之端,灾之源,实则有冤枉“欲”的嫌疑。欲字,繁体从心,由此可知欲从心生。欲就是想,就是望,就是求。没有食欲,欲来营养;没有欲火,欲来后人;没有求知欲,愚昧一辈子。如此看来,欲也是一种动力。该一分为一,还一分为一。无欲则刚,可无欲也刚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多少人在崇拜这句名言,难道不是吗?可是名人的名言,也有时差。地上本无路,走的人多了,就成

了路。就精神层面说,这永远是对的。可就现实说,汽车的路是修出来的,火车的路也是修出来的,有了公路过汽车,有了铁路过火车,脚底板是走不出来的。

我第一次当兵探家,家乡不仅通了汽车,鲁山县城还通了火车。虽然公路窄火车慢,也把我美得不行。后来在电视上看日本的新干线,那个羡慕,路在空中,车在飞中,盼望着哪天咱国家也能有。咱中国地域辽阔,南北万里,东西万里,万里山河壮阔。要是坐上高铁,八千里路朝夕至,云有彩月有光,该是何等惬意!穷则思变,欲则有望,图则更新。

不曾想短短几十年,中国人的高铁梦,梦想成真。京广高铁开通头一趟,我买票尝新鲜,兴奋好几年。之后大中国八纵八横的高铁网,越织越密。大中原的数字型,六笔写成。高铁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。作为国民一分子,不能不为此感到喜悦,我手不会舞,足不会蹈,可我心里会。

平顶山受制于地理位置,交通历来说不上发达。南下北上,要么去漯河,要么去许昌,虽说有高速公路,还是不方便。我多么盼望,咱平顶山能通上高铁。

几年前突然有一天,说郑渝高铁开通了,真是喜出望外。八字还没有一撇,我就去看。桩基出地了,我还去看。箱梁连接了,我又去看。试车了,我更去看。虽说看不出个啥名堂,但仍兴致盎然。家人说,你成了高铁迷。我说,也是。家门口有高铁,谁不说好。不光是出行方便,回家方便,更主要标志着咱这儿也跟上时代的脚步。

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。顾不了老眼昏花,草率我的高铁梦。既为祖国贺寿,也为家乡祝福,为幸福感增重。

深秋时节,同在鲁院学习的一位挚友来平顶山采风。人还在途中,信息就来了,点名要到平煤神马集团职工休养院落脚。理由是如此可以枕波涛,放牧心灵。一句玩笑,顿时将我的思绪带到了儿时。

七岁那年,我第一次离开那个只长庄稼的老家。煤矿下窑的父亲破例带我到白龟山水库开阔视野,在水库大坝上,看着一望无际的湖面,我兴奋地问父亲:“这就是大海吗?”父亲哈哈大笑,拍拍我的头说:“这只不过是个人工湖,但它是平顶山最大的人工湖,建于1958年,是周围三个地市65000名民工历时8年,手推肩扛挖出来的。在湖的下面,沉睡曾经灿烂一时的应国古城。看,对面那个三面环水、亭台林立的地方就是人间天堂。”

我被这浩大的工程深深震撼,好久才怯生生地说:“那里住有神仙吗?”闻听此言,父亲黝黑的脸庞笑出褶子:“哪有神仙,那是矿山功臣们休养的地方!”

掌灯时分,音乐伴着鸟鸣唤醒了我的回忆,出租车停在一处名为“曲水含烟”的石拱桥前。打开车门,便如同打开一幅情景交融的画面。且不说那绿荫蔽日的松林香樟、翠竹白杨,也不说霓虹闪烁下的仿古阁楼、绿草装扮的地毯广场,单是那假山喷泉伴古筝声声、小桥流水引孔雀展屏,就让人产生如临琼楼玉宇、误入仙境的幻觉。那一栋栋错落有致、故宫风格的迎宾楼,简直就是能工巧匠们孕育的精灵。那五光十色的彩灯幻化成一条条彩虹,灵动悠闲地飘向远方,直达人的心灵。天空飘零的小雨,轻吻过烟雨中的绿杨,卷起阵阵清凉,眨眼间便被那五彩缤纷的彩灯加工成烟,抽离成雾……

她的美在日出。若是你能挣脱“梦吃百番柔香,温馨几度回肠”,一定要来品味这里晨风的酥润与清香。推开任何一扇窗,都会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惬意。寻着清香,穿过青翠欲滴的花圃,便是“情同手足”的“香樟四君”景观;沿此景观往东北数十步,便是闻名的“朝阳津渡”景观。立于这曾经的繁华渡口扶栏远眺,你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:数不尽的野鸭与鸥鸟披着霞光在湛蓝无垠的水面上嬉戏玩耍,朝霞拉起帷幔绵延万里长,碧波舒展水袖堆起千层浪。此情此景让人

心旷神怡,屈指行程二万。六盘山上高峰,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,何时缚住苍龙?

顿感天空格外高远,大地异常寥廓,心也便随那起伏的波涛开始舒畅起来,忘记了忧伤,忘记了烦恼,忘记了无尽的迷惘。

她的美在日落。当夕阳的余晖没了暖意,从“朝阳津渡”出发,踏着秋叶铺就的小径,伴着和缓缥缈的乐曲,沿百转千回的观景廊一路向西,先后途经“神龙觅龟”“观湖听荷”“八仙过海”等景点,便可到达“激流桥影”。该景点由一河(回水河)一桥构成,这里曾经是闻名全国的皮划艇训练基地,不少皮划艇运动健儿将都在这里留下过飒爽英姿。潺潺流水依旧,湖光山色依旧,运动健儿们拼搏向上、激流勇进的精神依旧。

由此向西百米就是“露天茶座”观景台。这里是休养院地势最高的地方,站于其上,整个白龟山水库一览无遗。我们的突然造访“惊起一滩鸥鹭”,几只白鹤在岸边的浅滩上腾空而起,清脆的鸣叫响彻天空。“看,看!这就叫霞落与孤鹭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朋友急忙用手机定格下这绝美的瞬间,兴奋难掩。

波光粼粼的湖面上,渔夫划船而过,船头端坐一位手捧下巴、凝神静思的小姑娘。远处一座小岛仿佛横亘于天际,那便是水库中最大的岛屿——沙岛。我与友人相视一笑,不由一同吟诵起《诗经》中的名篇——《蒹葭》: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

此时,休养院里的音乐喷泉晚会已经上演,迷离的华灯变幻中,传来能妮霖和阿宝版的《倾国倾城》:

雨过白鸢洲
留恋铜雀楼
斜阳染幽草
几度飞鸿
摇曳了江上远帆
回望灯如花
未语人先羞
心事轻揉弄
浅握双手
任发丝缠绕双眸
所以鲜花漫天幸福在流传
流传往日悲欢眷恋……

这首歌分明已经听了无数遍,今天却突然莫名地潮湿了我的眼睛。我知道,是年龄的增长、美景的触发愈加让我感慨岁月的流逝,想念起家乡的亲人。当这种情愫漫过心扉,便悄悄萌发了乡愁的枝芽……

静姐

●陈华

朋友在山区支教,第二年冬天我去看她,下车步行十多里路,翻过一道山梁,到达时已是掌灯时分。

校舍简陋,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“还好吗?”“好着呢!”朋友笑得开心。

夜听窗外簌簌簌落雪不止,我问:“这么大的雪,还要翻一道山,明天孩子们会来上课吗?”“会的。”朋友语气肯定,“我班上有个叫刘盼的学生,两个学期,没有旷过一节课,无论什么样的天气。”

第二天,雪停了,太阳露出圆圆的笑脸。第一个到校的就是刘盼,小家伙个子不高,敦敦实实的,脸蛋黑红色,是山里孩子的本色,走路一蹦三跳的。这么阳光的小男孩,我心生喜欢。

朋友把我介绍给孩子们:“这是陈老师,她们那里楼很高,路很宽,还有很多好玩儿的……大家下课可以问她啊。”

第一个发问的就是刘盼,他关心城里的工厂多不多,冬天冷不冷……小家伙还说,他长大了也去工厂干活。我趁机问他:“下雪了,山路好走吗,你不怕冷吗?”小家伙说:“我喜欢雪呀,白白的,像静姐的脸,冬天没有鸟叫,山上很静,就是静姐的静耶。”小家伙说着一笔一画写下一个“静”字。

“你喜欢山吗?”小家伙扳着手指:“我喜欢山上的草,很绿,很软,就像静姐床上的毯子,很温暖;我喜欢山上的花,有红的,有黄的,还有白的,颜色多得我都数不清,我最喜欢红色的,它像静姐的脸……”“打住,打住,你不是说,白白的雪像静姐的脸吗?怎么又说红红的花像静姐的脸呢?”小家伙歪着头认真地说:“静姐的脸就是又红又白的呀。”

“我还喜欢山上的酸枣,酸得你不停流口水,甜得你,你吃一口都舍不得停下来。”小家伙说着,还嘟着小嘴。“它像什么呢?”小家伙想了好一会儿,红着脸说:“它就像静姐!”小家伙说完就跑远了。

上学,就是因为喜欢静姐。她是怎样一个女孩呢?

接下来的两天,只要有时间刘盼就缠着我,小脑瓜里总有问不完的问题。遗憾的是,直到我离开也没有看到那个叫“静”的女孩儿。

朋友送我下山,我和孩子们一一拥别。刘盼小嘴贴着我的耳朵说:“陈老师,我和静姐有个小秘密。”“什么秘密啊?”“静姐说山上草绿了,那是她在想我;山上花开了,也是她在想我;山上的酸枣熟的时候,她也在想我;山上落雪的时候,她还在想我……”小家伙的脸上,红红的光晕,闪闪烁烁,明媚如阳光,而我心里却隐隐滋生出些许担忧。

到家,我打电话给朋友,让她留意孩子们早恋的情况。她吃了一惊:“这不可能!你发现什么了?”我只好把刘盼的秘密告诉了朋友。

朋友哈哈大笑:“是你想多了,静姐是刘盼妈妈的名字,去年孩子刚入学就去城里打工了,听说进了一家工厂。”“啊?原来是这样啊!”我释然的同时,对静姐的敬重油然而生。

母爱是什么?静姐把她对孩子的爱融入孩子要跨越的一山一河、一花一果,阳春抑或白雪,都赋予了她对孩子的爱和思念。没有寒冷,因为有爱在;因为有爱在,所以跋山涉水变成思念和期盼。这爱,如盛开的莲花,花香虽不浓烈,却一点一点沁入心脾……



●高淮记

要不了几天,2019年就要过完了。所有的人,情愿不情愿,都要增长一岁了,有道是,光阴有情亦无情。这一年,除了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兵,心情激动过,心潮澎湃过,心花怒放过,没别的事儿,让我有动于衷。

这一年,我过得平淡。平淡得无滋无味,甜咸不辨,酸辣不分。原因是我生活在期盼里。

盼什么,盼高铁。11月28日,通往高铁站的公交开通了,我挤上公交,站了一路,去看高铁站。12月1日,平顶山高铁正式开通了,我挤上公交又去看。看什么,看热闹。

平顶山,进入高铁时代,那可是有滋有味的。空旷的原野上,站房高耸耸立。想象的空间里,雄鹰展翅欲飞。延伸的高架路,巨龙飞驰南北。站在广场上,觉得自己一小个。寒冬中的你和我,她和你,扶老携幼,笑容挂在冷风里。随着人流,我前后左右,地上地下,看了个遍。候车大厅里,对称着巨幅壁画,巍峨的山,缥缈的云,雄险奇秀,宛若仙境,在中国也是独一份儿。

回到家里,我泡了一杯浓浓的白茶,一边喝一边想。自觉思维一天比一天迟钝,而且已经相当迟钝的我,